

魯迅手稿

故事新編 上



魯迅手稿

魯迅手稿


明倫彙編三行世說類

序言

這一本很小的集子，從開手寫起到編成，經過的日子却不可算~~得~~^得很長了：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補天。——原是題作『周山』——

這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的。那時的意見想從古代和近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周山』便是取了『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動手試你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造取了第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不記

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  對於汪靜之先生的「蕙的風」的批評，他硬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婿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兩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附在卷末，再是一個開始，~~也是~~ ^就是一個收場。

這時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
門口的「靈魂的冒險」的旗子底下掄槓。他以
「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的推。不
周山。為佳作，——自然也有不好的地方。坦白
的說罷，這就是我^使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輕視了這
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高「庸俗」自甘「庸俗」的。
于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
人認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但感之以，至于其取
一點因由，隨意點點，鋪成一篇，~~倒無~~怎樣的
手腕；以及「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話來

說，就是。自來有病自來知。最不用心的後半是
很單率的，決不稱爲佳作。倘使讀者相信了這冒
險家的話，一定自誤而我也成了誤人，於是滿地喊
印行第二版時，即收這一編刪除向這位。魂靈
回到了清溪一棒——我的集子裏，只剩着。庸俗
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信在廈門的石
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回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
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斷的來信，催促雜誌的
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

土)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五且拾取古代的傳
說之類，豫備定成八則。故事新編。但剛寫了。奔
月。和。鐫劍。——發表的那題為。眉間尺。——
我便奔向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了。後來雖然得
到一些題材，作一段速寫，却一向不加整理。

現在才總算編成了一本書。其中也還是速寫
居多，不足稱為。文學批論。之所謂小說。敘事有
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造信口開河。
而且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
所以仍不免有油滑之處。過了十三年，依然並無

共進，看起來未真也是。無非不用山之流，不過並
沒有特去人寫得更死，却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餘
地的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魯迅。

故事新編手稿目錄

序言 (三頁)

目錄 (一頁)

補天 (十四頁)

奔月 (十六頁)

理水 (二十一頁)

采薇 (二十六頁)

鑄劍 (十五頁)

出關 (十四頁)

非攻 (十六頁)

起死 (十三頁)

五号仿宋

起死	非	出	铸	探	理	奔	补
一	■	用	创	敌	水	月	天
一	改	一	九	不	三	七	一
一	西	三	三	三	七	七	
一	一	三					

仿宋
行
三
行
目
录

補天

川多仿余他三行低四格

一 五字仿余他三行低五格

女媧忽然醒來了。

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溫暾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瀰漫在宇宙裏。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紅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條石
絲色的浮雲，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映眼。
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
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邊，却
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並
不理會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

地上都嫩綠了，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
得格外的嬌嫩。桃紅和青色^(白)的斗大的雜花，
在眼前還分明，到遠處可就成為斑斕的烟霧了。
「唉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

想着，猛然間站立起來了，擊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為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

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直到身中央纔濃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裏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

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

「阿，阿！」伊固然以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裏，禁不住很詫異了。

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呼吸吹噓着，汗混和着……

「ngai! ngai!」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
「阿，阿！」伊又喫了驚，覺得全身的毛

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於是地上便罩滿了乳白色的煙雲，伊穩定了神，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

「Akou, Agou!」有些東西向伊說。

「阿阿，可愛的寶貝。」伊看定他們，伸出帶着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

「Dvu, Ahaha!」他們笑了。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

伊一面撫弄他們，一面還是做，被做的都

在伊的身邊打圈，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說得多了，伊也漸漸的懂不得，只覺得耳朶邊滿是嘈雜的嚷，嚷得頗有些頭昏。

伊在長久的歡喜中，早已帶着疲乏了。他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沈又頭昏，兩眼便蒙朧起來，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自己覺得無所謂了，而且不耐煩。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不自覺的只是做。

終於，腰腿的酸痛逼得伊站立起來，停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滿天是魚